

古  
弥 著

qubabianchengzise

去吧，变成紫色

v < d u a n p i a n w a n g > w e n c o n g  
< 短 篇 王 》 文 丛

主编 / 孟繁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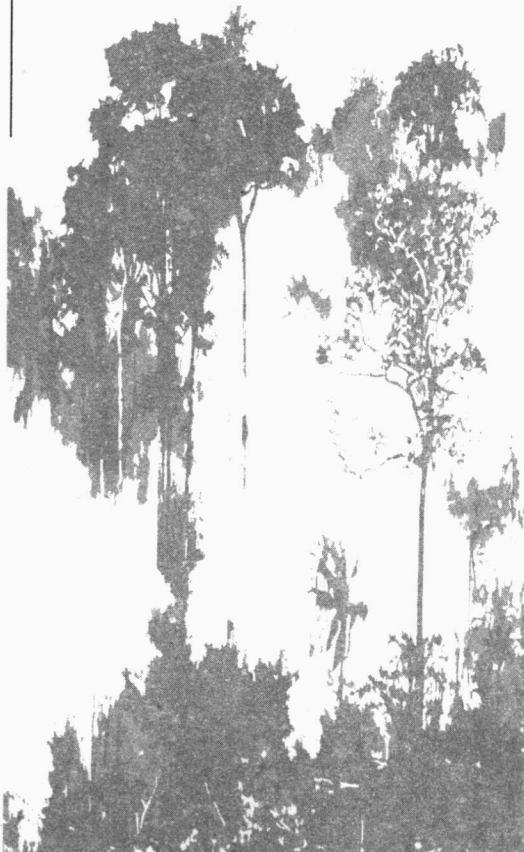
《短篇王》文丛

孟繁华 / 主编

# 去吧， 变成紫色

叶 弥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去吧, 变成紫色 / 叶弥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5

(短篇王文丛 / 孟繁华主编)

ISBN 7-5059-4482-7

I . 去 … II . 叶 … III 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1813 号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  | 去吧, 变成紫色——短篇王文丛             |
| 作者   | 叶 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 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行 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  |
| 地址   |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        |
| 经销 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薛燕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制 | 李寒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刷   |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本   | 850 × 1168 1/32             |
| 字数   | 232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张   | 13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页   | 4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次   |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 |
| 印数   | 1-8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号   | ISBN 7-5059-4482-7/I · 3492 |
| 定价   | 2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## 主编微言：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

---

孟繁华

“短篇王”书系的出版,是为了推动精致的写作和阅读。这一想法的萌生,源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担忧,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,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,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,不仅激发了作家的市场诉求的积极性,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。这一陈述当然不只是幽怨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。而是说一种单一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形成,文学对精神事物的漠然和对感官领域的热衷,似乎表明文学正在逐渐退出审美领域而为快感要求所取代。只要看看近年来流行的畅销小说,对这一判断就会认为大体不谬。

短篇小说因体裁的先天“缺憾”,不可能在市场上成为“拳头产品”,但也正因为体式的要求,短篇的精致几乎是第一要义。曾经热爱过文学的人,大概都不会忘记欧·

---

亨利、都德、契诃夫、海明威、鲁迅、汪曾祺等作家的短篇作品。即便是“先锋”、“现代”、“后现代”的作家，也不乏短小精致的传世之作。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，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，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。

“短篇王”需要作一点说明，列入出版或将要列入出版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家，可以理解为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，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处境中，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。但并不意味尚未列入出版的短篇小说作家就不是最好的作家。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提出，是因为在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轻易地引起歧异甚至非议。作如是说明，倘若有议论也应该是这个范畴之外的事情了。作为主编，这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慎重。请各位看官理解才是。

叶弥，女，1964年生，苏州人。1994  
年开始文学创作，代表作《成长如蜕》。



# 《短篇王》文丛

主编 / 孟繁华

## (第一辑)

|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|
| 少女米蓝    | 赵凝 著   |
| 你猜她说了什么 | 鬼子 著   |
| 好像要出事了  | 东西 著   |
| 女儿家     | 刘庆邦 著  |
| 味道      | 欧阳黔森 著 |
| 牙齿的尊严   | 荆歌 著   |

## (第二辑)

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
| 橡树旅馆    | 徐坤 著  |
| 袋装婴儿    | 邱华栋 著 |
| 伏天      | 石舒清 著 |
| 去吧，变成紫色 | 叶弥 著  |
| 走夜的女人   | 朱曰亮 著 |
| 腾空的屋子   | 邵丽 著  |

责任编辑 / 薛燕平

总体装帧 / 王 堑

平面设计 / 黎 庶

# 目 录

---

- 蔡东的狩猎 / 1  
钱币的正反两面 / 16  
霓裳 / 26  
明月寺 / 46  
猛虎 / 64  
粮站的故事 / 85  
老王的假日 / 102  
黄色的故事 / 115  
黄帽子 / 136  
葛秀英 / 150  
父亲和骗子 / 164  
佛手 / 184  
粉红夜 / 208  
大笑上天堂 / 221  
去吧, 变成紫色 / 241  
水晶球 / 256  
找王静 / 278

- 闲来无事 / 296  
无处躲藏 / 320  
我们的秩序 / 333  
王启亮和他人 / 348  
晚景 / 365  
天鹅绒 / 376  
司马的绳子 / 394  
枕边游戏 / 413

## 蔡东的狩猎

狩猎是早晨一点钟决定的。一点钟，蔡东、市规划局副局长贺苏、影视学校校长吕小雷、电视台副台长花朝阳从一所俱乐部里走出来，蔡东上车的时候说：“今天星期六，明天星期天，难道在家里守着老婆？”他说完之后就露出厌烦的表情，仿佛正身临其境。贺苏马上回答他：“不如到青龙岛狩猎去，岛上的野鸡野鸭都肥了。再过几天，市里的保护条例就出来了，野鸡野鸭都不能打了。”蔡东说：“好。那么，十点钟碰头。”

蔡东一手开车，一手掏出手机打起来，他拖着懒洋洋的声调，显得十分暧昧：“喂——你在干什么？睡觉了？”听了一会儿，压低了声音厌烦地说：“和我斗气没好处……九点半到我办公室。我们要到青龙岛住夜，你给我们准备过夜的东西。”说完他就关上了手机，脸上再次露出厌烦的表情。

影视学校校长吕小雷开车开到半路，想起一事，也掏出

手机打起来：“花朝阳，你到家了吗？好，那我跟你说，你明天带她去吗？……你带我也带，你不带我也不带。”花朝阳说：“问问贺苏，蔡东带不带小梅。如果蔡东带小梅去，我们一个也不能带。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梅的脾气，她在场的时候，最好任何女人不要露面。”片刻，吕小雷再次给花朝阳打手机：“贺苏让我们谁都不要带，小梅要去的。”吕小雷对着手机一时怅惘，但小梅的模样渐渐浮现出来，两个人一个在虚地，一个在实地，隔着一道无形的屏障，就像含有深意地眼对着眼。于是他的心情又好转了。主要的问题是，对于带不带情妇，吕小雷并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带也好，不带也好，相比之下，他更愿意与小梅相处一些时间，小梅是个全身都有表情的女人。从这时候到走进家门，他昏沉沉的脑子里全是小梅的模样，他突然想起一句台词：你，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娼妇。他觉得这句话用在小梅身上很得体。

他喜欢这种女人。他觉得蔡东也喜欢这种类型的女人。蔡东前后有过五六个这样的女人，但小梅与他相处得最久，也许小梅有什么法术。这真是个让人挂在心上的女人。

十点钟左右，一行人出发。蔡东和小梅一辆车，吕小雷和花朝阳一辆车，贺苏向来喜欢独自开车，他一个人一辆车。

吕小雷和花朝阳说着话，因为他开车，所以他的话简短而直截了当：“蔡东好像要扔掉那女人了。”花朝阳表示同意：

“蔡东看那女人的眼光不对头。他要是喜欢一个女人的话，他看都不看她；他要是想扔掉一个女人的话，他会经常盯着她的脸看……这是他的一个规律，我知道。他扔掉前几个都有这种征兆……这女人不知道蔡东的心思吧？她还高高兴兴一副天真无忧的样子。”吕小雷说：“她哪里会这么简单？她这么简单就不好玩了。你打个手机问问贺苏，这家伙老是把车开在我们前面。”

于是，花朝阳拨通手机，说了几句话旋即关上。吕小雷问：“贺苏说什么？”花朝阳回答：“这家伙像哲学家似的。他说——猎枪口上的小梅。我越来越感觉到贺苏这家伙变得阴森森的。你说呢？”吕小雷实事求是地说：“谁没变？你看蔡东，三十年前他在学校里是这个样子吗？”吕小雷停顿了片刻，语气里满含着悲伤说：“三十年前？三十年前他是这个样子吗？我们大家在他眼里是什么东西？别以为我离不开他，我总有一天要离开他。”

两个人说到这里以后再也没有议论过谁，刚才的话题让他们觉得没意思。幸好就到湖边了，他们忘掉了刚才的谈话，脸上挂上愉悦的样子忙碌起来。他们把车子寄放在一个老乡家里，又到一个渔民家里去租用了一条船。这些事都是贺苏去张罗的，他跑前跑后，忙得像一条狗一样。他在蔡东面前从来都像一条狗一样，他好像不得不如此。但他对蔡东

身边的女人却从来都是厌恶的，而且不加掩饰。蔡东对此不以为忤。

花朝阳一心在打猎这件事上，所以他只顾抽着烟，给蔡东背着两杆“虎”牌猎枪。他和贺苏一样，看也不看小梅一眼。他向来对蔡东身边的女人没有好奇心。

蔡东空着两手，也在吸烟，不过他吸的是上好的古巴雪茄。他一面吸烟，一面在湖边意气风发地走来走去，一手做指点江山状：“想当初，我老头子也在这里打过一阵子游击……我家老头子想也没想过有一天他儿子也会到这里来，抽着雪茄，开着劳思莱斯，带着漂亮小姐……他要权，我要钱。他当初反对我下海，现在不反对了。我回家看他，他还递给我香烟抽。”

蔡东到了湖边心情愉快，不再若有所思地盯着小梅的脸，他几乎忘了小梅的存在。

以上都是吕小雷的所见。现在，只有他一个人关注着小梅的情绪。他替小梅背着背包，谦虚地站在她的身后。站在小梅身后有个好处，就是能一目了然地看清小梅的腰、屁股和大腿，再隐匿地安全地想入非非。在漁船上，有一瞬间他想起“猎枪口上的小梅”这句话，心里有点悲伤的意思，酸酸的、甜甜的，像某个广告里的说词那样的，让他尝到久违的某种境界，有点担忧，有点享受。但是到了岛上他就再也没有

能力挽起这种悲伤了，因为大伙儿全体进入狂欢。

贺苏选了一个好地方。这座青龙岛人迹罕至，岛上住着十几户茶农，这里草木茂盛，栖息着野鸟，靠近湖边芦苇丛的地方，游弋着成群的野鸭，芦苇丛里，时不时地飞出五彩斑斓的野鸡。当野鸡振翅一飞的时候，蔡东的猎枪总是追踪而至。

他们从下午一点钟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钟，看着那一大堆美丽而破碎的猎物，除了蔡东，谁都不想继续打下去了。但是蔡东没有罢手的意思，他打疯了，他追逐起林间的小鸟，他打烂了许多不知名的美丽小鸟，又瞄准一条水蛇，把它打成好几段。分成几段的水蛇，像被磨断的破绳子，断口处，肌肉挣脱了羁绊，有弹性地活泼泼地暴跳。

蔡东打水蛇的时候，小梅跟在他后面，背着他放弹药的背包，手里抱着他的衣服。风吹着她的头发，使她的脸呈现出一种一本正经的沧桑。别的人散坐在草地上抽烟，蔡东不说走，大伙儿不能走。那条水蛇变成烂绳子后，小梅也坐到草地上了，就是说，她与大伙儿坐到一起来了。她坐下来以后，身体呈现诱惑人的姿态。虽然风还是吹着她的头发，让她的脸现出一种沧桑感，但是这沧桑也是诱惑人的。

蔡东朝后面一看，敏感地发觉自己孤单了。他不喜欢孤单的没有人包围的感觉，他迅速回想一下孤单的来龙去脉，

发现和猎物有关。你看，猎物堆成了一座小山，是多了一点，但是这不能成为怀疑或者疏远蔡东的理由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他是蔡东。

蔡东对小梅说：“你过来。”小梅顺从地从地上爬起来，站到他旁边。“你是不是很累？”蔡东问她，口气中没有一点友好的成分。小梅看着蔡东的脸，说：“不累。”“我看你坐到地上去了。”“稍微憩憩。”“早知这样，就不要来了。”

小梅略略低下头，避开蔡东的视线。蔡东气呼呼地朝她的头顶看了半天，才说：“你到房东那里去看看晚饭准备得怎么样。”小梅说：“嗯。”把衣服朝蔡东的手里一塞就走了。

蔡东提着枪又开始在湖边巡视，草地上坐着的三个人都站起来，懒散地跟在他后面。吕小雷悄悄地对花朝阳说：“你看小梅，一个蠢女人。”花朝阳表示同意：“她难道一点都察觉不到危险？你看她，嘟着小嘴气鼓鼓地走了，把衣服朝蔡东手里一塞。”蔡东在前面回过头问：“你们俩嘀咕什么？”花朝阳说：“我们想知道，你会把小梅怎么样？”蔡东说：“这女人，她背着我跟一个小白脸有了往来，她还想跟他结婚。我让她从灰姑娘成为白雪公主，也能让她从白雪公主变回灰姑娘。”这句话说得恶狠狠的，于是大家都懒得说话了，这样的状态一直到晚上喝酒时才改变。

这顿晚饭是真正的狂欢，远离工作和家庭，在这种偏僻

之地，最容易狂欢的状态。小梅像主妇一样照顾着每一个人，她表现得很好。蔡东喝了酒以后，借着酒兴在她的屁股上拧了一把又一把，小梅顺势坐在了他的膝盖上，但是蔡东不想让她挡了酒瓶子，用手一拦，把她拦截回去了。被拦截回去的小梅转身到西厢房去了。房东的厨房在西厢房，小梅去和房东说话。吕小雷从眼角里看见小梅出去，正想趁乱去找小梅，蔡东说话了：“小雷，你去把小梅叫进来，让她给我们跳个舞助兴。”

吕小雷已经有了一些酒意，脑袋里风起云涌地幸福着，这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化成后窗户上一声轻柔呼唤：“小梅，你出来。”

小梅从厨房里出来，绕到屋后，在离开吕小雷几步远的地方站住。吕小雷向她伸出两只手，还是那么轻柔地说：“你离我这么远干吗？我是老虎吗？你上来。”小梅说：“我们站在暗地里说话，被他看见了怎么办？”吕小雷说：“他让我叫你的。他叫你进去跳舞……你来，我有几句话对你说。”小梅走上前去，用手拍拍吕小雷的肩膀，嘴唇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。吕小雷心花怒放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他也略为清醒了一点，想起使命在身：“走，回去。蔡东等着你呢。”小梅说：“你要告诉我的话还没说呢。”吕小雷敷衍塞责地说：“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”

小梅转着心思，跟在吕小雷的后面进了屋子。屋子里头，蔡东、花朝阳、贺苏三个人喝得大呼小叫。小梅在蔡东身边坐下，像个女奴一样低着眼睛给蔡东整理面前东倒西歪的碗碟。蔡东一抬手碰到了她的胳膊，看了看她，说：“怎么才来？去，跳个舞。”小梅不吭声。蔡东对大家说：“你们看，她不情愿。”小梅倚到他的身上，展开无限娇媚的笑容，套着蔡东的耳朵说了一句话。蔡东狂笑：“她说等会儿到床上给我一个人跳。”小梅慢慢地把身子坐正，脸上呆呆地，她看见除了蔡东以外，大家都呆呆地，像酒瓶子那样。她愣了片刻，站起来走了。蔡东没有拦她。

小梅回到她和蔡东的房间里，觉得有点累，就倚靠在叠好的被子上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她听见门口吵成一团。她打开房门，只见蔡东和他的三个朋友扯在一起，分都分不开。他们像孩子一样打打闹闹，掰手腕，扳脖子，拉衣服，抓头发，稚气可掬。小梅倚在门框上看他们打闹，看了一会儿，她才明白，蔡东是想把三个朋友推到她房里来跟她睡觉。

先是体力最弱的花朝阳被他们推了进来，花朝阳一边喘一边倒在床上。他看见小梅睁着眼睛打量他躺在床上的模样，慌忙弹起来，嘴里叫道：“蔡东的女人我不敢要。”一道烟似的顺着墙溜了。小梅看见他的领带歪到了脖子后面，像女